

西部文丛

Ⅱ

WEN
CONG

血泪路

黎咏菊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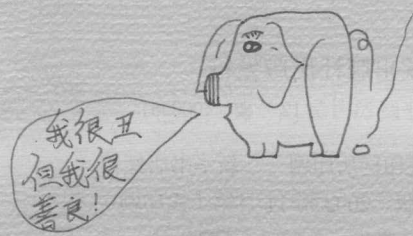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川北医学院图书馆
图 书

2267
2764

血 泪 路

黎咏菊 著



299032

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泪路/黎咏菊著. —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 2003. 4
(西部文丛第2辑 /西部文学工作室主编)

ISBN 7-80099-634-4

I. 血... II. 黎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5502 号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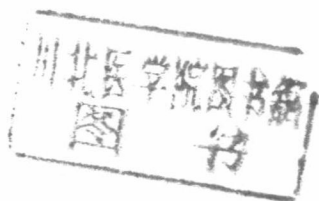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印刷所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0

字数: 250 千字 印数: 1—1000 册

ISBN7-80099-634-4/I·90 (全套)定价: 1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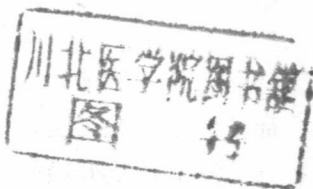


内 容 简 介

才貌双全的农村姑娘韩梅高考落榜且失恋,进城打工,发奋工作、写作、考学,深得厂长柯泉的器重,却招来厂长夫人及招办温奇等人的嫉妒、诬陷、诽谤、排挤、毒打。与此同时,又卷进了傅欣的三角婚外情的漩涡之中;先后又痛失六位亲人;病魔又缠着她。但她没倒下,仍毅然地坚持工作、写作。通过百折不挠的拼搏、奋斗,终于取得辉煌胜利。

小说情节跌宕,一波三起,发人深思,耐人寻味,警醒世人——善恶到头终有报。

上部



殷实饱满的秋天完成了使命，内涵丰富的冬天带着清严的面孔如期而至。飞禽入了暖窝，走兽归了洞府，衰草里的蟋蟀也停止了长吟。可明知季节的庄稼人，却沐浴着蓝色的雾，依在辛勤耕耘。夕阳是时间的翅膀，转瞬飞遁得没了踪影。农家小院，顿时笼罩在夜幕里，淡淡的黄，幽幽的黑。

父亲忧郁的眼神落在大女儿身上：“梅子，我给你姐妹俩投了六千元钱，在县纺织厂，翻春上班。”大女儿韩梅问：“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”父亲说：“几十年里我从牙缝里积攒下两千，在你哥那里借一千，贷款三千。”韩梅长叹一声：“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”“谁叫你要做乡长？做一个两袖装清风的付乡长。穷得叮当响。你看那些做生意的，抄手一抱，万元户当得不爱。”二女儿韩雅琴责备父亲。

韩乡长摇摇头：“难呐，咱们不是做生意的料。常言道：‘隔行如隔山，隔行休贪利’。你娃娃懂吗？”雅琴翘着嘴不服输：“我就不信，只要肯干，谁都能搞到钱。”她又看看父亲：“别人当乡长把一家人连同亲朋好友全安排完，可你当乡长让三个亲生儿女全挖月亮锄。”韩梅说：“妹，爸有他的难处，又要当全乡这个大家，还得当咱们这个小家，为这两个家，他已把心操碎了。要是妈还健在，他的

担子就会轻一半。别再伤他心了。”韩乡长眼里闪着泪花，不知是激动还是悲伤：“还是梅子懂事。孩子，你不小了，二十五岁，早该有个家了，也许都有人说你是嫁不出去的姑娘了。别那么固执，蒋虎是个好孩子，同意了吧，也了却爸爸一桩心事。”韩梅摇摇头：“爸，别说了，提起此事我便头痛。”雅琴神秘地：“爸，姐正在做作家梦哩。”“作家也要结婚啦！”韩乡长急了。

韩梅想，对于她来说，爱情是多么的茫然，多么的吝啬啊！婚姻又是何等的陌生，何等的遥远；小家庭又是那么的冰凉，那么的可畏。唉！老姑娘就老姑娘呗，嫁不出去就拉倒。一切顺其自然，什么东西都不是强求来的。

春节刚过，万物春意盎然。各行各业重振旗鼓，力争有个良好的开端，古墨县纺织厂亦然。它巍然屹立在县城郊一隅。错落有致的厂房、宿舍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显得格外清新。一丛丛茭竹花焕发出勃勃生机。一排排万年青常青碧绿，被园艺师修剪得齐齐整整。厂房中间是一个直径约十米的圆喷泉，正在喷吐水花，朝阳辉映，金光灿灿。一束束降落伞似的水花飞溅在假山上，又顺着假山流入池中，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着。

韩梅姐妹俩高高兴兴地走进，顿时被这美丽的工厂吸住了。她们呆呆地站在院中，久久地欣赏着。雅琴高兴得叫出声来：“哇，姐，我们的工厂好漂亮啊！”“真的漂亮。”韩梅边应和边喜滋滋的四处张望。

她们去办公室报了到，便被安排在女一幢三楼六室。她们怯生生地将行李搬进去，里面十多个姑娘都盯盯她们，立即又各自手忙脚乱地安放行李，铺床理被。姐妹俩找到自己的床位，韩梅安放行李，雅琴不由分说，呼呼啦啦地铺好两张床。

姐妹俩觉得很困，洗漱完毕便睡觉，也不与任何人搭腔。金菊姑娘笑道：“我的妈呀！你两个先人葬在困龙山的？走拢就睡。”雅琴答道：“又不上夜班，不睡干嘛呀。”金菊道：“和我们聊会儿天

呐!”雅琴说:“不会,以后学会了再聊吧。”韩梅温柔地说:“我们车坐困了,想早点休息。”金菊边说边笑:“休息吧,休息吧,只要大家不死,日子长着哩。”

韩梅俩姐妹被安排在梳棉车间学挡车。刘主任安排了一个女师傅教她们。她们认真地学着。雅琴皱皱眉:“天,这么复杂,一时半会儿怎么学得会呀?”韩梅责道:“师傅不正在教吗?认真学,少废话。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钻研。”雅琴盯盯姐,翘翘嘴,耸耸鼻,又认真地学起来。

二

夜,缓步走来,孤独、寂寞、悲凉。寒冷的瘦月,如眉、如柳、如镰。它伤心地捂住半边脸,尴尬地窥视大千世界。昏暗而圆的天盖上,几颗流泪的星星眨着眼,正在交头接耳。它们似乎觉得天老朽得将破裂,没了安身之处。

万山入眠,万物僵卧,小草在眯眼做梦,树干突兀,如同狰狞的鬼影。它仿佛在摆布黑暗,舞弄着一个个悲惨的命运。花的世界,绿的世界,全都消遁在黑暗里。

偏僻而愚昧的小县城——古墨县,罩在恐怖里,笼在幽暗中。参差不齐的房舍,似一个个盛满迷离梦幻的匣子,羞涩而沮丧地长卧。它的四周挂满了相思球,可谁知,袋鼠却在里面做了窝,嚼碎了一个个梦。可恨呐!可恨。伤心呐!伤心。

江边,一少女坐在礁石上,旁若无人地喝着一瓶沱牌酒。看她那架式,那愁容,要将自己彻底埋葬,埋葬在酒里,埋葬在麻醉王国里。她空空的躯体里,仿佛没了心跳,没了灵魂。游人不时侧过头去看她,有猜测的、评论的、怜悯的、叹息的。

时,又走来一男人,两手插在裤兜里,放光的目光落在了少女身上。他轻轻地啊了一声,仿佛失去了呼吸与心跳,步履维艰地向

她移动。距她一米时，他慢慢地与她相对而坐。他心烦，如蚁；他心乱，如麻。面容，憔悴；神情，沮丧。家里刚爆发过“战争”，出来解闷的。他专注地盯着她。天仙，简直是天仙。在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当中，他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少女。她的眉毛，像一弯新月；睫毛，像嫩草；眼睛，像猫眼，不，像水晶宫；鼻子，像宝塔，不对，像一管，亦不对，像、像我的鼻子。你这蹩足货，能与她的比吗？他咒骂自己，暗暗地。哦，挺拔、端正、贵丽。嘴巴，像杏籽，像樱桃。脸，像蛋，天鹅蛋，光彩照人。两个笑靥不笑都现，是专供男人亲吻的。她的胸部和臀部虽兜得严严实实，但从紧绷的衣裤可看出，表情也极为丰富。上帝，你把我差遣到此，遇上她，且与之对坐，洪福齐天啦！

“小妹，家里也遭受了‘战争’吗？”他把浑身的笑都堆到了脸上，回答他的是冰冷的一斜。一瓶酒气势汹汹地下肚了，醉了，她趴下了。“小妹，我扶你回家吧。”他心疼而神气地拉着她的臂。“你滚吧！男人都是大坏蛋、乌龟、王八！”她凶恶地推开他。吐了，一地。他殷勤地弄来沙盖上。她猛地将酒瓶扔到江里，一下倒在了沙滩上。一会儿，他轻轻地推推她，天，失去知觉了。这么漂亮的姑娘醉死在这里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他抬头四处望望，发现不远处有一片芦苇，嗯！有主意了。

他将她背到芦苇丛中，折了许多芦苇铺在沙滩上，将她放在上面，再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她盖上。他像爱抚自己的新娘；像侍候快分娩的皇后；像保护心爱的小熊猫。他轻轻地、慢慢地在她身边躺下。哦！上帝，多惬意呀！他抚摸着她的面颊，将她安置在自己的臂弯里，再轻轻地吻她的脸蛋儿。他的心在忐忑忐忑地大跳，惟恐她被亲醒。哦！天，不愧是上帝的杰作，多么圣洁的姑娘啊！搂着一个天仙睡一夜，死亦瞑目矣！开发她的“秘库”吧。不，乘人之危，下井投石，多不道德。她要是醒来，定将我碎尸万段。她又吐了，一臂弯。他掏出手绢擦擦，扔到一边。

天快亮了，他估计她快醒了，便起来，坐着注视她。太阳升起来了，火红火红的，从芦苇缝中射过来，在她身上调皮地蹿蹿，仿佛要将这弱女子挑逗、蹂躏。她醒了，猛地坐起来，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怒视他，斥责他。他惊喜交集：“你昨夜醉了，不省人事，是我把你背到这里来的。”她怒发冲冠：“你作践了我吧？”“没有，我对天发誓，我把你背过来，为你铺芦苇床，弄呕吐物。就这么坐着，通宵守着你。”他带着委屈一气说完。她的嘴噙着，低下了头：“谢谢。你为何要如此对我？”“因为我们同病相怜呐！”他试探地抛出这句话。“你也失恋了吗？”她抬眸注视他。他轻轻地点头：“你家住哪里？有什么人？”“没有家，人都死绝了。我该走了。”她站起来，用手刮着头发。他问：“那么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淡淡地：“不知道。”他急忙说：“哪有不知道自己名字的？哦，小妹，我叫傅欣，时代剧团演员。如遇上不顺心的事，去找我，我定会帮助你的。”“谢谢。”她点点头，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三

家，那个多灾多难的家，全是她瞎折腾出来的祸。一想起它，傅欣便不寒而栗，一辈子也不想跨进去，可他一辈子又非跨进去不可。

他刚上阶沿，三岁的女儿便告诉他：“爸爸，妈妈找不到你，把碗和锅全甩了。”半晌，他回过神来，抱起女儿进了屋。

屋里狼狽不堪，妻子肖桂苹正在疯疯火火地乱扔东西。他正张嘴给她一个伪装报告，两个手掌已响亮地落在了他脸上。要是往常，他一定要和她拼，可此时他没有，他像吃了镇静剂一样站着。女儿吓得大哭。他哄着她：“蕾蕾别哭，有爸爸护着哩。”他放下女儿，小心地收拾满地横躺竖卧的东西：“桂苹，听我说，昨夜我们打架后，我很悲伤，到街上去夜游，想解解闷，却与几个朋友不期而

遇，他们将我弄去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刚才醒来。你看，我还吐了呢。”他脱下外衣，将衬衣袖伸给她看。今天他态度反常，倒叫她心软了，哭了：“不信，我不信，一定是去找那个女妖精玩了，上午我去了剧团，恰巧她也不在。”他心里苦笑着：“求求你，请你别胡说八道了，她还是个小姑娘，我都可做她的父辈了。”

一瞬间，无数个镜头拼命挤进他的脑屏幕：

舞台后，画妆镜前，妻子肖桂苹，女演员向惠娟，正一左一右地坐着画妆。他站在她们身后仔细观察。向惠娟，浑身散溢着青春的气息。乌黑滋润的披肩发，似瀑布。皮肤润泽、光洁。耳轮、额头、脖颈都闪烁着青春的光亮。玉指闪闪发光。对着他，回眸一笑百态生：傅老师，我眉毛这样画好看吗？他点点头，手痒痒的，要不是妻在左边，他一定帮她画，乘机摸摸她。再看妻，黄而少油的烫发，显出枯老的质地。那脸，那耳朵，那脖子，全失去了光泽，额头也结了蛛丝，淡妆无法掩饰。手，皱巴巴的，像树皮。哦，十年，仅相差十岁。时间老人把少女拨弄成少妇，弹指一挥间。耍朋友时，她二十出头，不也是这般模样么？她一转身，蔑视他：你看我画好了吗？好了，画好了。他慌乱地答。她变了，彻底变了，少女模样不复存了，少女的温柔也飞了。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多看了几眼向惠娟，难道错了吗？难道就成了感情的叛徒吗？难道就欺骗了妻子吗？夜里，便遭唾骂。我的心不疼吗？

向惠娟，十七岁的向惠娟，刚进团，想向他学艺，左一个傅老师，右一个傅老师，叫得他心里痒痒的，甜甜的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别人给她取个雅名——小西施。这样的姑娘，你能板起面孔对她吗？你能不多看她几眼吗？你能不多接触几次吗？你能不多说几句话吗？为这，他和妻子干戈不息。

他的头像被榔头敲了一下，砸碎了所有的记忆。闷闷不乐地

上街买锅、买碗、买菜。回来还得煮饭、洗衣，侍候躺着的妻。夜里必须去演戏。

四

下班后，韩梅和妹妹雅琴手挽手逛街。高耸的楼房，交错的街道，众多的铺面，使她们目不暇接。此时，一个“二级钳工”将手伸进了雅琴的衣兜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雅琴一个急转身，一把封住他的领口，愤怒地吼道：“臭小子！你姑奶奶都是干这行当的。”韩梅怕出事，立即拉开妹的手，放走了“二级钳工”。

一个舞厅映入她们眼帘，雅琴高兴地：“姐，咱们跳舞去吧。”韩梅笑笑：“我们都不会，怎么跳啊！”雅琴不由分说就把姐姐往里拉：“学吧，学吧，咱们去学吧。姐，现在这年头儿，就得跟形势走，不然，咱们就大大地落伍了。”

姐妹俩进了舞厅，学着别人的样，相互搂着跳开了。她们边笑边跳，脚步全是乱的。雅琴笑道：“姐，你看，全是一男一女搂着跳咧。我们这洋相出的大啊。”韩梅也笑：“管他呢，搂个男的多不自在，咱们标新立异吧。”她们边跳边瞅其他人，都是咿咿呀呀地和着节拍和韵律跳得非常霸道。可她姐妹俩老是和不上拍。韩梅不跳了：“妹，咱们先坐下来观察几曲再跳，或许有收效。”

她们刚坐下来，一位帅哥便走过来，彬彬有礼地伸出右手，盯着韩梅：“小姐，请跳一曲吧。”韩梅慌忙地答：“对不起，我不会跳。”帅哥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教你。”韩梅执意不去：“不，我会踩痛你的脚。”帅哥立即又请雅琴：“这位小姐请给个面子吧。”雅琴高兴地：“我也不会跳，不过你可得好好教我。”帅哥说：“一定教会你。”

帅哥拉着雅琴下了舞池。好家伙，他们一跳就没完没了地一曲接一曲。帅哥问：“和你一起那位小姐是谁？”雅琴说：“是我姐呀！”帅哥说：“你们姐妹俩都漂亮，在哪里上班？”雅琴说：“纺织厂，

你呢？何处上班，姓甚名谁，芳龄几岁，老实招来。”帅哥笑道：“查户口啊！姓李名布，二十有八，县汽修厂工作。”李布盯盯雅琴：“小姐，你真逗，也将姓名、年龄从实报来。”雅琴笑道：“本女子韩雅琴，一十八岁也。”李布笑道：“哦，还是个小妹妹，如再大几岁我一定娶你。”雅琴调皮地：“你想都别想了，军人号了的。军婚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，就是破坏军婚，懂吗？哎，做我哥哥吧，我姐尚待字闺中，比你小两岁。她比我漂亮，什么都比我强，真的，你们还挺配的。”她边说边将李布拉到姐身边：“姐，你看，这位帅哥做我哥哥怎么样？”韩梅吃惊地看着妹妹，又看看李布。李布微笑着盯着韩梅：“韩小姐，交个朋友吧。”韩梅委婉地：“我们还不了解，以后再说吧。”雅琴又对李布说：“快，教姐跳舞吧。”李布立即伸出手：“韩小姐，请。”韩梅说：“不了，晚了进不了厂，改天吧。”李布失意地目送她们远去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雅琴高兴地：“姐，他真的好棒咧，已教会我跳舞了。真笨，你干嘛不抓住机会？干嘛要放过那么优秀的小伙子？”韩梅皱皱眉：“妹，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？或许早做孩子的爸爸了。一个陌生人，怎么可以随便以身相许呢？待我们了解清楚后再定夺不迟。”

睡觉时，韩梅笑道：“妹，你好凶哦！那个‘二级钳工’真的怕你了。”雅琴也学着他的样，在姐衣兜里掏，立即掏出一张纸条，上写着：“以后没有钱就不准上街！”姐妹俩啼笑皆非。雅琴边气边笑道：“臭小子！下次碰到姑奶奶手上，把他弄到公安局去，搞下课。”

夜里，韩梅怎么也合不上眼。她想：如果李布真像他说的那么真实，倒是个合适的人选。大概有一米七二高，五官端正，穿着入时，谈吐不俗，举止高雅。如能成功，说明我的姻缘到了。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啊！到时，父亲也会高兴的，再也不会劝我同意蒋虎了，再也不用为我的婚姻犯愁了。

第二天，韩梅抽空悄悄去了县汽修厂，到处打听，哪有什么李

布呢？她的心顿时凉透了。天，幸好多长了个心眼儿，没贸然表态，那个冒失妹妹，真是的。唉！那家伙怎么要胡诌一通呢？不可思议。

五

傅欣向往清新、浪漫、甜蜜的爱情生活，可结婚四年，这样的日子屈指可数。人说，一个聪明的妻子会从丈夫的一个手势，一个眼神中捕捉爱的信息，抓住对方的注意力，表示自己的温柔和关切，牵住丈夫的感情。可他妻抓住的是滑稽，捕捉到的是他与女人的言谈。如果相爱的双方不能真正走入彼此的世界，就不可能建筑牢固的爱屋。他是个男人，有七情六欲、多情善感的男人。这个家没有情，这个家绝了情。他要去找寻，找寻失落了的情；他要去追求爱，追求浪漫的爱，来维系心灵的平衡。

他决心找到她，那可爱的姑娘，她是他爱的源头。她对他冷若冰霜，也许他找到的是一块铁石，一堵绝壁，一堆荆棘。冰冷的铁石会撞碎他的灵魂；陡峭的绝壁磨破脚也爬不上去；可怕的荆棘会将他的心扎得鲜血淋淋。他设置了许许多多的障碍，但他仍决心去找她——他心中的维纳斯。他不知她姓名，便如此爱称她。

他在街上毫无目的地找啊！找啊！苦苦地。他找遍了县城大街小巷，没有她的踪影。唉！不知姓名，怎么好找呢？

回到家里，他闷闷不乐地吃饭，闷闷不乐地睡觉，连女儿跟他说话，他都是在应和。到剧团，他心不在焉地排练，魂不守舍地演戏。向惠娟几次甜甜地叫他傅老师，他居然没听见。他简直快弄出相思病了，便立即去买了个维纳斯放在家里，他的心才稍觉一丝安宁。妻子责怪他：钱那么紧，去买个断臂石膏女人干嘛！又不能陪你睡觉。他傻傻地盯着它不吱声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转瞬间，三月过去了，三月里，他不知找

了她多少次,他自己也记不清。他心中的维纳斯到底去了哪里呢?他莫名其妙地想她,想得不能自己。好多夜都梦到她,梦到她在向他招手,向他致意,向他点头。他拼命朝她奔去,怎么也奔不拢,急人!真急死人。他每每都是急醒的。一夜,他在梦中拼命喊维纳斯,把妻子和女儿都喊醒了。妻子一掌推醒他:“神经病,维纳斯不是好好地放在写字台上吗?”他揉揉眼,盯着维纳斯,再也睡不着了。

第二天,风和日丽,该他休息,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江边解闷。他走着,想着,四处看着,突然看见那个天使坐在礁石上发呆。他眼睛骤然雪亮,血压呼地升高,猛地冲到她面前:“维纳斯,我找你找得好苦啊!”她一愣,莫名其妙地盯着他。他急忙语无伦次地解释:“我,我是,是傅欣,曾经帮过你,记得吗?在,在沙滩,在芦苇丛中。”她仔细盯盯他,微微点点头。

她的心烦乱极了,不想跟任何人说话。她站起来,径直往前走。他远远地悄悄尾随其后。约走了一刻钟,她进了建设巷九十七号。

建设巷九十七号,建设巷九十七号。他像得了条爆炸新闻,又像得了条神密信息,能背回金山的。他欣喜若狂地往家走,日头照在身上,暖洋洋的,在他脚下投射出一个圆饼。哦,正午了——人骑人。天!今上午不是该排练吗?神经短路,怎么记成该休息呢?管他呢,遇上了我的维纳斯,扣一年工资都值。

他打扮得像个新郎官,兴冲冲地来到建设巷九十七号。可恶、可爱的九十七号,门紧闭着。他伸手去敲门,未响。他认为敲了,将手缩了回来。她家的人要问找谁,作何交待?难道能说找他的维纳斯吗?

他在门外徘徊、徘徊,足足半小时。左邻右舍都用各种怪眼看他,眼光之凶,火焰之烈,灼痛了他的脊骨。他不肯善罢甘休,硬着头去敲门。门吱呀一声开了,露出一张放异彩、雪莲般的脸。他仿

佛是一个失恋少女，见到了抛弃她的初恋情人，脸红、胆怯、害羞、心乱跳。他微笑着向她点头。她面无表情：“有事吗？”他语无伦次：“哦，来看你、看你好了没有。”“我没病，谢谢！”门砰地关上了。

他往转走，沮丧极了。没良心，没人情味儿的冰宝贝儿。他轻轻地骂了她一句，便又骂感情：感情，哼！这个该死的东西，将我牵扯得歪歪斜斜。我要将它高高挂起，挂在无情树，挂在无叶枝，挂在缥缈之中。不，我要将她弃之沟壑，沉入水底，融进冰中，捏在雪里。让它回回炉，冷得够味些。

她像一块巨大的磁铁，紧紧吸住他。他哪舍得丢了她呢——他心上的国宝。不知有多少个夜晚，他偷偷伫立在她窗前，窥视她。每每见她上床穿着“三点式”，若隐若现，他便心潮澎湃，恨不得冲进去，将她一阵狂吻。他断定，屋里无别人，只有她。她每天的工作是煮饭、吃饭、扫地、洗衣、服药、睡觉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偷袭她！但仔细一思量，不，我既爱她，就不能作孽，她心上那把毒剑还未取，又给她插把刀，岂不毁了她吗？

嗯，他的锦囊有妙计了。

一夜夜他伫立在她窗下，将事先准备好的情书一封封掏出来念：

亲爱的，上帝让你在我眼前降临，你的美貌令我吃惊。但你如同昙花一现的梦幻，如同纯真之美的化身。一个温柔而冰凉的声音总响在我耳旁，妩媚的形影总在我梦中盘旋。我的灵魂早已飞出了躯壳，飞到了你身旁，钻进了你的心脏。那里好暖、好暖哟！我不愿走了，决心在此长住。想你的傅欣。

我的冷美人：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知道吗？你那张美貌非凡的粉红脸，一吹一弹即破。我邀请了美惠三女神和灵感之子，为我绘制心上人——你。你解意吗？亲爱的，我的心碎了，在流血。它已被你挖去了，嚼食了，好痛、好痛哟！尽管如此，我仍要与你沟通。这是一种反常的力，反冲的力，在支配着我，怂恿着我。

我不能驾驭这种力，只能顺水推舟。爱你的傅欣。

我的宝贝儿：我愿做太阳神、爱神。愿自己的光辉照亮你的心，愿自己的神槌叩响你的门——心灵之门，叩开你的窗——心灵之窗。唉！水深万丈有底，人心三寸难猜呀！亲爱的，我这单相思，简直无可救药。在我心目中，你是奇珍异宝，我正像爱上了一颗璀璨的明星，痴心地希望有一天能和她结合，她是那样高不可攀，我只在她耀目的华光下，沾取她几分余辉，安慰我的饥渴。我的乖乖，我快饥渴死了，求你快救救我。疼你的傅欣。

她开始听到是在屋里小声骂：“神经病！脑壳有乒乓！”后来是侧耳倾听；再后来是哧哧地笑。一天晚上，他在她窗前诚恳地乞求：“亲爱的，明天晚上六点钟去风雅餐厅吃饭，六点钟，风雅餐厅，风雅餐厅，我请客……”他将这句话反复了若干遍。

去了，她真的去了。一见到她，他欣喜若狂。他那双穿透力极强的目光，一下便把她剥光，赤裸裸地暴露在他面前。她微笑着望着他：“你好，亲爱的。”这五个字仿佛成了他的座右铭。一时间，他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。满腹的情话被喜悦挤跑了。

他立即张罗着菜。半只卤鸡，半只板鸭，一盘炒肉片，一盘鱼，一瓶葡萄酒。“喜欢吗？”他问。她点点头。“还要点什么吗？”他又问。“已经太多了。”她睁大眼睛。

酒至半酣，她笑也多了，话也多了：“你不是要了解我的一切吗？我叫温丽容，待业青年，二十岁，董永似的人——父母双亡，一人独居。就这些。”哦，太好了，他便可大着胆子与她往来了。他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：“很好，很好，我最喜欢孤身女子，免得父母、哥嫂牵肠挂肚。”她颓然地说：“我认为世间太昏了，生活太淡了。我每天都在筑墙，筑一座很高很高的墙，把自己困在里面，与世隔绝。这墙又高又大，没有门，没有窗，连一个小气孔都没有。我想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窒息的，任何人都不知晓。当你寻找我时，也许我在天国里答应，或在地狱里呻吟。你寻到的仅是个没有灵魂的躯壳。”

“亲爱的，别，别这样，生活本来就如此，对许多人都不公，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小人物。看不惯的慢慢看，想不通的你别想。宝贝儿，我爱你爱得发了狂，你若真如此，我也要魂归九泉。来，给你一张票，八点钟我有一台戏，去看看吧。”他将票给她，又看看她：“乐观些，想开些，嗯，好吗？”

六

时代剧团灯火辉煌，人声鼎沸，翻板靠背椅乒乒乓乓响个不停，男女老少各就各位。

戏开场了——《棒打鸳鸯》

时间：现代，夜晚

地点：彭宏军家

人物：彭宏军——县招生办公室办公员（傅欣饰）

沈翠芬——彭宏军妻，县政府收发员（肖桂芳饰）

彭莉——彭宏军妹，待业青年（向惠娟饰）

尤琨——彭莉男朋友，县委办公室通讯员（文鹤饰）

龚志林——县劳动局副局长（李荣饰）

布景：彭宏军家客厅，有三人、单人沙发，茶几、角柜、电视机。日光灯把屋里照得通明。

幕启：彭宏军夫妇正在商量妹妹的婚姻大事。

沈翠芬：我已给龚局长说了，他非常高兴。这次调动全靠他，要不啊，你还在区上当那倒霉的工人。先干下，转干还得靠他呢。他神通广大呀！

彭宏军：我担心小莉不干。

沈翠芬：你别管，我做主。

（彭莉上，圆场、旁白）